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洞天
卷一 補南陔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裏兒屍七年逢活兒

詩曰：新燕長成各自飛，巢中舊燕望空悲。
燕悲不記為雛日，也有高飛捨母時。

這道詩，將白樂天《詠燕》古風一篇，約成四句，是勸人行孝的。常言：『養子方知父母恩。』人家養個兒子，不知費多少心力，方巴得長成。及至兒子長成，往往反把父母撇在一邊。

那時父母嗔怪他不孝，卻不思自己當初為子之時，也曾蒙父母愛養，正與今日我愛兒子一般。我當日在父母面上，未曾盡得孝道，又何怪兒子今日這般待我！所以，白樂天借燕子為喻，儆勸世人。然雖如此，也有心存孝念，天不佐助的，如臯魚所言：『子欲養而親不在。』又有那父母未亡，自己倒先死了，不唯不能養親，反遺親以無窮之痛，如卜子夏為哭子而喪明，豈非人倫中極可悲之事！如今待在下說一喪父重逢、亡兒復活的奇遇，與列位聽。

話說宋仁宗時，河北貝州城中有一秀士，姓魯名翔，字翱甫，娶妻石氏，夫婦同庚，十六歲女畢了姻。十七歲即生一子，取名魯惠，字恩卿，自小聰俊，性格溫良，事親能孝。魯翔親自教他讀書作文，他過目成誦，點頭會意，年十二即游庠入泮。

魯翔自己卻連走數科不第，至兒子入泮時，他已二十九歲，那年纔中了鄉榜。明年幸喜聯捷，在京候眩春選卻選他不著，直要等到秋眩魯翔因京寓寂寞，遂娶一妾。那女子姓咸，小字楚娘，極有姿色。又知書識字，賦性賢淑。有詞為證：紅白非脂非粉，短長難減難增。

等閑一笑十分春，撇下半天丰韻。停當身材可意，溫柔性格消魂。更兼識字頗知文，記室校書偏稱。

魯翔甚是寵愛。到得秋選，除授廣西賓州上林縣知縣。領了文倥，帶了楚娘，一同歸家。

石氏見丈夫纔中進士，便娶小夫人，十分不樂。只因新進士娶妾，也算通例，不好禁得他。原來士子中了，有四件得意的事：起他一個號，刻他一部稿。坐他一乘轎，討他一個小。

當下魯翔喚楚娘拜見夫人。楚娘極其恭謹。石氏口雖不語，心下好生不然，又聞她已有了三個月身孕，更懷醋意。因問魯翔道：『你今上任，可帶家眷同行麼？』魯翔道：『彼處逼近廣南，今反賊儂智高正在那裡作亂。朝廷差安撫使楊叟到彼征討，不能平定。近日方另換狄青為安撫，未知可能奏效。我今上任，不可拖帶家眷，只著幾個家人隨去。待太平了，來接你們罷！』石氏笑道：『我不去也罷，只是你那心愛的人，若不同去，恐你放心不下。』魯翔也笑道：『夫人休取笑，安見夫人便不是我心愛的。』又指著楚娘道：『她有孕在身，縱然路上太平，也禁不得途中勞頓。』這句話，魯翔也只是無心之言。

哪知石氏卻作有心之聽，暗想道：『原來他只为護惜小妮子身孕，不捨得她路途跋涉，故連我也不肯帶去，卻把地方不安靜來推託。』轉展尋思，愈加惱恨。正是：

一妻無別話，有妾便生嫌。

妻妾爭光處，方知說話難。

魯翔卻不理會得夫人之意，只顧收拾起身。那上林縣接官的衙役也到了。魯翔喚兩個家人跟隨，一個中年的叫做吳成，一個少年的叫做沈忠，其餘腳夫數人。束了行李，僱了車夫，與石氏、楚娘作別出門。公子魯惠，直送父親至三十里外，方纔拜別。魯翔囑咐道：『你在家好生侍奉母親。楚娘懷孕，叫她好生調護。每事還須你用心看顧！』魯惠領命自回。

魯翔在路曉行夜宿，禮程至廣西地界。只見路人紛紛都說，前面賊兵猖獗，路上難走。魯翔心中疑慮，來到一館驛內，喚驛丞來細問。驛丞道：『目今儂智高作亂，新任安撫狄爺領兵未到。有廣西鈐轄使陳曙輕敵致敗，賊兵乘勢搶掠，前途甚是難行。上任官員如何去得！老爺不若且消停幾日，等狄爺兵來，隨軍而進，方保無虞。』魯翔道：『我怎限嚴急，哪裡等得狄爺兵到！』沈吟一回，想出一計道：『我今改換衣裝，扮作客商前去，相機而行，自然沒事。』當晚歇了一宿。次日早起，催促從人改裝易服。只見家人吳成，把帕子包著頭，在那裡發顫，行走不動。原來吳成本是中年人，不比沈忠少年精壯，禁不起風霜，因此忽然患瘧魯翔見他病，不能隨行，即修書一封，並付些盤費，叫他等病體略痊，且先歸家。自己卻扮作客商，命從人也改了裝束，起身望前而去。正是：只為前途多虎豹，致令微服混魚龍。

不說魯翔改裝赴任，且說吳成拜別家主，領了家書，又在驛中住了一日。恐公館內不便養病，只得挨回舊路，投一客店住下，將息病體。不想一病月餘，病中聽得客房內往來行人傳說：『前路儂家賊兵，遇著客商，殺的殺，擄的擄，兇惡異常。』

吳成聞此信，好不替主人擔憂。到得病癒，方欲作歸計，卻有個從廣南來的客人，說道：『今狄安撫殺退儂智高，地方漸平。前日被賊殺的人，狄爺都著人掩其屍海內有個趕任的知縣，也被賊殺在柳州地方。狄爺替他買棺安葬，立一石碑記著哩！』

吳成驚問道：『可曉得是哪一縣知縣，姓什名誰？』客人道：『我前日在那石碑邊過，見上面寫的是姓魯，其餘卻不曾細看。』

說罷，那客人自去了。吳成哭道：『這等說，我主人已被害也！』

又想：『客人既看不仔細，或者別有個魯知縣，不是我主人，也不可？我今到彼探一實信纔好。奈身邊盤纏有限，又因久病用去了些，連回鄉的路費還恐不夠，怎能前進！』尋思無計，正呆呆地坐著。

忽聽得有人叫他道：『吳大叔，你如何在此？』吳成抬頭一看，原來那人也是一個宦家之僕，叫做季信，平日與吳成相識的。他主人是個武官，姓名名期，號漢周，亦是貝州人，現任柳州團練使。當下吳成見了季信，問他從何處來，季信道：『我主人蒙狄安撫青目，向在他軍中效用，近日方回原任。今著我回鄉迎接夫人、小姐去，故在此經過，不想遇著你。可憐你家魯爺遭此大難，你老人家又怎地逃脫的？』吳成大驚道：『我因路上染病，不曾隨主人去。適聞聞此凶信，未知真假？』

欲往前探看，又沒盤費。你從那邊來，我正要問你個實信。你今這般說，此信竟是真的了！』季信道：『你還不知麼？你主人被賊殺在柳州界上，身邊帶有文倥。狄安撫查看明白，買棺安葬，立碑為記，好等你家來扶柩。碑上大書：「赴任遇害上林知縣魯翔葬此。」我親眼見過，怎麼不真！』吳成聽罷，大哭道：老爺呀！早知如此，前日依著驛丞言語，等狄爺兵來同走也罷。哪裡說起冒險而行，致遭殺身之禍。可惜新中個進士，一日官也沒做，弄出這場結果！』季信勸道：『你休哭罷，家中還要你去報信，不要倒先哭壞了。快早收拾回去。盤費若少，我就和你作伴同行。』吳成收淚稱謝，打點行囊，算還房錢，與季信一同取路回鄉。時已殘冬，在路盤桓兩月，至來年仲春時候，方纔抵家。

且說家中自魯翔出門後，石氏常尋事要奈何楚娘，多虧公子魯惠解勸，楚娘甚感之。魯惠聞廣西一路兵險難行，放心不下，時常求籤問卜。這日正坐在書房，聽說吳成歸了，喜道：『想父親已赴任，今差他來接家眷了！』連步忙出，只見吳成哭拜於地。舉家驚問，吳成細將前事哭述一遍，取出家書呈上，說道：『這封書，不想就做了老爺的遺筆！』魯惠此時心如刀割，跌腳捶胸，仰天號慟。拆書觀看，書中還說：『我上任後，即來迎接汝母子。』末後，又叮囑看顧楚娘孕體。魯惠看了，一發心酸，哭昏幾次。石氏與楚娘，都哭得發昏章第十一。正是：指望一家同赴任，誰知千里葬孤魂。

可憐今日途中骨，猶是前宵夢裡人。

當日家中都換孝服，先設虛幕，招魂立座，等扶柩歸時，然後治喪。魯惠對石氏道：『兒本欲便去扶柩，但二娘孕體將產，父親既囑咐孩兒看顧，須等她分娩，方可放心出門。』石氏道：『都是這妖物腳氣不好，殺了夫主。如今還要她則什？』

快叫她轉嫁人罷！』魯惠道：『母親說哪裡話，她現今懷孕在身，豈有轉嫁之理？』石氏道：『就生出男女來，也是爺種，我

決不留的！」魯惠道：『母親休如此說。這亦是父親的骨血，況人家遺腹子盡有好的，怎麼不留！』石氏只是恨恨不止。楚娘聞知，心中愈苦，思欲自盡，又想：『生產在即，待產過了，若夫人必欲相逼，把前生孩子托付大公子，然後自尋死路未遲。』

不隔數日，早已分娩，生下個滿抱的兒子，且眉清目秀。魯惠見了，苦中一樂，就與他取名為魯意，字思之，取思親之意。

只有石氏甚不喜歡，說道：『我不要這逆種，等他滿了月，隨娘轉嫁去罷！』魯惠見母親口氣不好，一發放不下念頭，恐自己出門後，楚娘母子不保，有負亡父之託。正在躊躇，不想魯意這小孩，就出起痘花來。魯惠延醫看視，醫人說要避風。魯惠吩咐楚娘好生擁護。石氏卻睬也不睬，只日逐在丈夫靈座前號哭。楚娘本也要哭，因恐驚了孩子，不敢高聲，但背地吞聲飲泣。石氏不見她哭，只道她沒情義，越發要她改嫁了。過了兩日，魯意痘花雖稀，卻不知為何，忽然手足冰冷，瞑目閉口，藥乳俱不進。挨了半晌，竟直挺挺不動了。楚娘放聲大哭。

正是：

哭夫聲復吞，恐驚懷中子。

夫亡子又亡，號啕不可止。

楚娘哭得昏沈，魯惠也哭了一常石氏道：『不必哭。死了倒乾淨！』便吩咐家人吳成：『未滿月的死孩，例不用棺木。

快把蒲包包著，拿去義壇上掩埋。』楚娘心中不忍，取出繡裙一條，上繡白鳳二隻。楚娘裂做兩半條，留下半條，把半條裹了孩子，然後放入蒲包內。魯惠也不忍去送，就著吳成送去。

吳成領命攜至義壇上。那壇上住著個慣替人家埋屍的，叫做劉二，說道：『今日星辰不利，埋不得。且放在我家屋後，明日埋罷。』吳成見說星辰不利，不敢造次，只得依言放下。到明日去看時，卻早埋好在那裡了。吳成道：『怎不等我們來看埋？』

劉二道：『埋人的時辰是要緊的。今日利在寅卯二時，等你不及，我先替你埋了，難道倒不好？』吳成道：『也罷！』遂取些酒錢賞了劉二，自去回覆主命不題。

且說楚娘夫亡子死，日夕悲啼。石氏道：『你今孩子又死，沒什牽掛了，還不快轉嫁罷！』楚娘哭道：『妾受先老爺之恩，今日正當陪侍夫人一同守節。就使妾有二心，夫人還該正言切責，如何反來相逼！』石氏道：『你不要今日口硬，日後守不得，弄出不伶不俐的事來，倒壞我家風。』楚娘見夫人出言太重，大哭起來，就要尋死覓活。魯惠再三勸解，又勸石氏道：『二娘有志守節，是替我家爭氣的事。母親正該留她陪侍，何必強她！』石氏道：『我眼裡著不得這樣人。你若讓她陪侍我，卻不是要氣死我了！』魯惠聽說，躊躇半晌，乃對楚娘道：『二娘，你既不肯改節，母親又不要與你同居。依我愚見，不如去出了家罷，但不知你情願否？』楚娘道：『夫人既不相容，妾身情願出家。只恐沒有可居的庵院？』魯惠道：『你若肯出家，待我尋個好所在送你去！』便吩咐吳成，要尋一清淨庵院，送二娘去出家。吳成道：『本城中有個女真觀，名為「清修院」，乃是九天玄女的香火。小人工亡故的母親，曾在那裡出家過來。』

內中道姑數人，都是老成的。二娘若到這所在去，倒也穩便。』

魯惠聞言，即親往觀中訪看，見這些道姑，果然都是樸實有年紀的，遂命吳成通知來意。道姑見說是魯衙小夫人要來出家，不敢不允。魯惠擇了吉日，備下銀米衣服之類，親送楚娘到觀中去。楚娘哭別了靈座，欲請夫人拜別，夫人不要相見。楚娘掩淚登車，徑往清修院中去了。石氏那時方纔拔去眼中之釘。

正是：

白鶴頂中一點血，騰蛇口內幾分黃。

兩般毒物非為毒，最毒無如妒婦腸。

不說楚娘在道觀出家，且說魯惠既安頓了楚娘，便收拾行裝，哭別母親，仍喚吳成隨著，起身出門往柳州扶柩。只因心中痛念先人，一路水綠山青，鳥啼花落，適增魯孝子的悲感。

不則一日，來至柳州地面，問到那埋柩的所在。只見荒塚壘壘，其中有一高大些的，前立石碑，碑上大書魯翔名字。魯惠見了，痛入心脾，放聲一哭，天日為昏。吳成亦哭泣不止。路傍觀者，無不墮淚。魯惠命吳成買辦香紙酒饌，就塚前祭奠，伏地長號。

正哭得悲慘，忽有旌旗傘蓋，擁著一位官人乘馬而來，行至塚前，勒住馬問：『哭者何人？』魯惠還只顧啼哭，未及回答。

吳成恰待上前代稟，只見那官人馬後隨著一人，卻就是前日途中相遇的季信。吳成便曉得這官人即團練使昌期，遂稟道：『此即已故魯翁的公子，今特來扶柩。小人便是魯家的蒼頭。』

昌期忙下馬道：『既是同鄉故宦之子，快請來作揖。』吳成扶起魯惠，拭淚整衣，上前相見。昌期見他一表非俗，雖面帶感容，自覺丰神秀異，暗暗稱羨。問慰了幾句，因說道：『足下少年，不辭數千里之跋涉，遠來扶柩，足見仁孝。但來便來了，扶柩卻不容易。約計道里舟車之費，非幾百金不可。足下若囊無餘資，難以行動。』魯惠哭道：『如此說，先人靈柩無還鄉之日矣！』昌期道：『足下勿憂，令先尊原係狄公所葬。足下欲扶柩，須稟知狄公。今狄公駐節賓州，足下也不必自去稟他，且只暫寓敝署。等學生替你具文詳報，並述足下孝思，狄公見了，必有所助。學生亦當以薄賻奉敬。那時足下方可徐圖歸計耳！』魯惠拜謝道：

『若得如此，真生死而肉骨也。』昌期便叫左右備馬與魯惠乘坐，並吳成一同帶至衙中。魯惠重複與昌期敘禮。昌期置酒款待，魯惠因哀痛之餘，酒不沾唇。昌期也不忍強勸。次日，正待具文申詳狄公，忽衙門上傳進邸報，探得河北貝州有妖人王則等作亂，竊據城池，勢甚猖獗。昌期忙把與魯惠看道：『貝州是爾我家鄉，今被妖人竊據，歸路不通。』

學生家眷，幸已接到。不知足下宅眷安否？扶柩之事，一發性急不得。狄公處且不必申文去罷！』魯惠驚得木呆，哭道：『不肖終鮮兄弟，只有孀母在堂，沒人侍奉，指望早早扶柩回鄉，以慰母心。不能事父，猶思事母。不料如今死父之骸骨難還，生母之存亡又未卜，豈不可痛！』昌期勸道：『事已如此，且免愁煩。天相吉人，令堂自然無恙。妖人作亂，朝廷不日當遣兵討滅。足下且寬心住此讀書，待平定了，扶柩回去未遲。』

魯惠無奈，只得住下。正是：

一傷死別一生離，兩處睽違兩地悲。

黃土南埋腸已斷，白雲北望淚空垂。

魯惠在昌衙住了多時，昌期見他手姿出眾，又詢知其尚未婚聘，且係同鄉，意欲與他聯頭姻事。原來昌期有女無子，夫人元氏近日在家新得一子，乳名似兒，年甫一歲，與女兒月仙同攜至任所。那月仙年已十四，纔色絕倫，性度端雅。昌期愛之如寶，常思擇一佳婿。今見魯惠這表人物，欲與聯姻，但不知內緣若何，要去試他一試。說話的，你道昌期是個武弁，那文人的學問深淺，他哪裡試得出？看官不知，那昌期原是棄文就武的，胸中盡通文墨。所以前日安撫狄青取他到軍中參贊，凡一應檄文、告示、表章、奏疏，都托他動筆。今欲面試魯惠，卻是不難。當日步至書齋，要與魯惠攀話，細探其所學。只見魯惠正取著一幅素箋，在那裡寫些什麼，見昌期來，忙起身作揖。

昌期看那素箋上，草書天矯，墨跡未乾，便歡喜道：『足下字學大妙。』魯惠道：『偶爾塗鴉，愧不成字。』一頭說，一頭便要來收藏。昌期卻先取在手中，道：『此必足下所題詩詞，何妨賜覽。』魯惠道：『客館思親，和淚寫此，不堪入覽。』

昌期道：『學生正欲請教。』遂展箋細看，乃七言律一首，云：荷蒙下榻主人賢，痛我何心理簡編。

莪蓼有詩寧可讀，陔華欲補不成篇。

死悲椿樹他鄉骨，生隔萱幃故國天。

石硯楊花點點落，未如孤子淚無邊。

昌期稱贊道：『仁孝之言，一字一淚。容學生更細吟之。』

魯惠道：『拙句污目，敢求斧政。』昌期道：『學生當依韻奉和。』說罷，把詩箋袖入內來，想道：『魯生詩又好，字又好，其纔可知。若以為婿，足稱佳婿但女兒自負有才，眼界最高。

我今把此詩與她看，要她代我和一首，看她如何說？』便叫丫鬟請小姐來。

那小姐果然生得如何？眸凝秋水，黛點春山。湘裙下覆一雙小小金蓮，羅袖邊露一對纖纖玉筍。端詳舉止，素稟郝法鍾儀；伶俐心情，兼具林風閨秀。若教玩月，彷彿見嫦娥有雙；試使凌波，真個是洛神再世。

月仙見了昌期，問：『爹爹有何呼喚？』昌期取出詩箋道：『這便是在此作寓的魯生思親之詠，其詩甚佳。試與汝觀之。』

月仙接來看了，點頭稱賞道：『詩意既凄惻動人，字跡又離奇聳目，真佳制也！』昌期見她稱賞，便取白扇一柄，付月仙道：『我欲將此詩依韻和一首，寫在這扇上，就送與魯生。你可為我代筆！』月仙道：『詩要便孩兒代詠了，字還是爹爹自寫。

恐閨中筆跡，不宜傳示外人。』昌期道：『我竟說是自寫的，他哪知是你的筆跡。你不必推辭！』月仙不敢違命，喚丫鬟取過筆硯，展開白扇，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。其詩云：得窺翰墨景高賢，仁孝留題詩一編。

至性可方莪蓼句，深情堪補白華篇。

經成闕裡來黃玉，淚灑空山格天。

他日朝廷昇孝秀，聲名應到鳳池邊。

月仙寫完，昌期大加稱贊，便連那幅原箋，一齊拿去與夫人元氏觀看。把魯惠如何題詩，月仙如何和韻，並自己欲招他為婿之意，細述與夫人聽。夫人道：『你既看得那魯生入眼，女兒詩中又贊他後日聲名必顯，這頭姻便可聯了。』兩個說話間，不防月仙從外廂走來，聽得父母正在那裡說她的姻事，遂立住腳，聽得仔細。回身至房中，暗想：『爹爹欲把我與魯生聯姻，此生詩字俱佳，自是才子，又常見爹爹說他丰姿秀異，不知果是怎樣一個人？』沈吟了一回道：『婚姻大事，不可草草，待我捉空私自看他一看，方纔放心。』正在思想，恰好這日昌期因有緊急軍情報到，連詩扇也未及送與魯惠，忙忙出外料理去了。月仙乘間喚一丫鬟隨著，以看花為由，悄然至書齋前，從門隙中偷覷，見魯惠身穿麻素，端坐觀書，相貌果然不凡。但見：眉帶愁而軒爽，眼含淚而清瑩。神情慘淡，縱然孝子之容；器宇昂藏，饒有才人之概。素衣如雪，正相宜粉面何郎；縞帶迎風，更不讓飄香荀令。若教笑口肯輕開，未識丰姿又何似！

月仙偷覷半晌，悄悄歸房，心上又喜又驚。喜的是此生才貌雙全，正堪與己作配。你道她驚的卻是為何？原來魯惠的面龐，竟與月仙的幼弟似兒彷彿相像。那似兒貌極清秀，月仙最愛之。

今見魯惠狀貌相類，故此驚疑。因遂取花箋一幅，題一詞云：常憐幼弟顏如玉，目秀眉清迥出俗。今日見喬纔，依稀類此孩。萍蹤巧合處，狀貌何相似？疑是一爹娘，偶然拆雁行。

題畢，把來夾在針線帖中，放過一邊。

次日，夫人偶至月仙房中，適值月仙繡倦，隱幾而臥。夫人不驚醒他，但翻玩其所繡雙鳳圖，忽見針線帖中，露出個花箋角兒。取出一看，上有詞一闕，正是女兒筆跡。便依舊放好，密呼小鬟問之，曉得她昨日曾竊窺魯生，故作此詞。因想：『她平時最愛幼弟生得清秀，今以魯生狀貌與之相類，卻不是十分中她意了？此姻不可錯過。』是晚昌期回衙，夫人把女兒題詞之事說知。昌期歡喜，隨取了詩扇並原箋，到書齋中見了魯惠，說道：『足下陽春一曲，屬和殊難。學生聊步尊韻，幸勿見哂。』魯惠看罷，極口稱謝。昌期又說了些閑話，因從容問道：『足下質美才高，宜早中東牀之選，卻為何至今尚未婚聘？』魯惠道：『寒家本係儒素，不肖又髫髻無知，安敢遽思射雀！』昌期道：『足下太謙了，從來纔士不輕擇偶，猶才女之不輕許字。古云：『男子生而原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原為之有家。』但只這些平常男女，倒容易替他尋家覓室；偏是有才貌的，其遇合最難。即如學生有一女，亦頗不俗，欲求一佳婿，甚難其人！』魯惠道：『令愛名閨淑質，固難其配，然以先生法眼藻鑒，必得佳偶。』昌期笑道：『學生眼界亦高，今見足下，不覺心醉。』魯惠遜謝道：『過蒙錯愛，使不肖益深愧赧！』昌期道：『足下勿過謙，我實蓄此心已久。今不妨直告足下，不識足下亦有意乎？』魯惠忙起揖謝道：『蒙先生如此見愛，感入五中。但娶妻必告父母，今不肖父遭慘變，母隔天涯，方當寢苫枕塊、陟屺望雲之時，何忍議及婚日！』昌期道：『尊君既捐館，足下便可自作主張。日後令堂知道，諒亦必不棄嫌。』

魯惠垂淚道：『不肖以奔喪扶柩而來，婚姻之事，斷非今日所忍議。尊諭銘刻在心，待回鄉之日，請命於母，即來納聘，不敢有負。』昌期道：『足下仁孝如此，愈使我敬愛！今日一言已定，金石不渝矣！』言罷，即作別人內，將這話述與夫人聽了。夫人也贊他仁孝。月仙聞知，亦暗暗稱其知禮。正是：方當位麟悲鳳，何心駕鶴乘鸞。

縱使苦中得樂，也難破涕為歡。

自此昌期夫婦愈敬魯惠，待之益厚，竟如子婿一般。魯惠十分感激，但貝州妖人久未平定，歸期杳隔，逢時遇節，惟有向塚前哭拜而已！光陰迅速，不覺一住五年。魯惠年已十八，學識日進，只是悲死念生，時時涕泣。一日正在衙齋悶坐，忽昌期來說道：『近日儂智高已敗死，其部將以眾投降，寇氛已平。昨狄安撫行文來，要我去議什軍情事，又要我作平賊露布一篇。我想這篇大文，非比泛常，敢煩足下以雄快之筆，代為揮灑！』魯惠道：『弱筆豈堪捉刀，還須先生自作。』昌期道：『必欲相求，幸勿吝教！』魯惠推辭不過，便磨墨展紙，筆不停揮，頃刻草成露布一篇。其文雄快無比。正是：狹巷短兵相接處，沈郎雄快無多句。豈若魯生今日纔，雄文快筆通篇是。

昌期大喜稱謝，隨親自錄出。別了魯惠，即日起身，至賓州參見狄公。原來狄公殺敗儂智高，盡降其眾，並日前被擄去的人，俱得逃回。狄公恐有賊黨混入其中，都教軟監在賓州公所。特取昌團練到來，委他審問。果係良民，方許各歸原籍。

當下昌期見了狄公，呈上露布。狄公看罷，大贊道：『團練雄才，比前更勝十倍！』昌期道：『不敢相瞞，此實非卑職所作，乃一書生代筆的。』狄公驚道：『何物書生，雄快乃爾！』昌期把魯惠的來因並其孝行高才，細述一遍。狄公喜道：『才子又是孝子，實不易得。我當急為延訪。』遂命昌期修書一封，又自差偏將一員，速至柳州，立請魯生來相見。

魯惠接了昌期書信，備知狄公雅意，不敢違慢，即命吳成隨了，與來人同至賓州安撫衙門，以儒生禮進見。魯惠拜謝狄公收葬父母之恩。狄公贊他代作露布之妙，命坐看茶。問答之間，見他言詞敏給，且儀表堂堂，不覺大喜，便道：『我軍中正少個記室參軍，足下不嫌卑末，且權在此佐我不及。即日當表薦於朝，以圖大用。』魯惠辭道：『愚生父母死別生離，方深悲痛，無心仕進。』狄公道：『足下服制已滿，正當奮圖功名，以盡顯親之事，不必推辭！』遂命左右取參軍冠帶與魯生換了。魯惠不敢過卻，只得從命。狄公置酒後堂，並傳昌團練到來，與魯參軍會飲。飲酒間，狄公問起魯惠曾婚否？昌期便把昔日欲招他為婿，他以未奉親命為辭的話說了。狄公道：『參軍與團練本係同鄉，且久寓其署，此姻自不容辭。況相女配夫，以參軍之才，而團練欲以女為配，其令愛必是閨中之秀了！』昌期道：『小女不敢雲閨秀，然亦不俗。卑職因見她無心中稱贊參軍的佳詠，故有婚姻之議。』魯惠道：『令愛幾曾見過拙句。』昌期笑道：『不但見過，且曾和過。不但小女兒過尊詠，足下也曾見過小女和章。昔日那扇上的詩與字，實俱小女所作，非學生之筆也。』魯惠驚訝道：『原來如此，怪道那字體妍媚，不像先生的翰墨。』狄公便問：『什麼詩扇？』昌期將二詩一一念出。狄公贊道：『纔士才女，正當作配。老夫為媒，今日便可聯姻，參軍不必更卻。』魯惠還欲推辭，一來感昌期厚恩，二來蒙狄公盛意，三來也敬服小姐之才，只得應允。

乃取身邊所帶象牙環一枚，權為聘物。

昌期亦以所佩碧玉貓兒墜答之。約定扶柩歸後，徐議婚禮。

正是：

象環身未還，玉墜姻先遂。

貴人執斧柯，權把絲蘿係。

魯惠當日就住在狄公府中，昌期自去公館審理逃回人口。

次日，魯惠問起狄公如何敗死儂智高，狄公道：『據軍士報稱，此賊自投山澗中溺死，其屍已腐，不可識認。因有他所穿金甲在山澗邊，以此為信。』魯惠沈吟道：『據愚生看來，此賊恐還未死。』狄公點頭道：『吾亦疑之，但今無可蹤跡。』

且賊眾已或殺或降，即使賊首逃脫，亦孤掌難鳴，故姑寬追捕耳。』魯惠道：『然雖如此，擒賊必擒其主。愚聞此賊巢穴向在大理府，今若逃至彼處，嘯聚諸蠻，重複作亂，亦大可懼。』

還宜覓一鄉導，遣兵直窮其穴為是。』正議間，忽報昌團練稟事。狄公召進，問有何事？昌期道：『其事甚奇，卑職審問逃回人口，內有一人自稱是上林知縣魯翔。』魯惠聽說，大驚道：『不信有這事！』狄公亦驚道：『魯知縣已死，文恁現據，如何還在？既如此，前日死的是誰？』昌期道：『據他說，死的是家人沈忠。當日為路途艱險，假扮客商而行。因沈忠少年精壯，令其跨刀防護，文恁也托他收藏。不意路遇賊兵，見沈忠跨刀，疑是兵丁，即行殺死。餘人皆被擄去，今始得歸還。有同被擄的接官衙役，口供亦同。卑職雖與魯翔同鄉，向未識面，不知真偽，伏候憲裁。』狄公道：『這不難，今魯參軍現在此，教他去識認便了。』昌期道：『他又說有機密事，要面稟大人。』

卑職現帶他在轅門伺候。』狄公即命喚進。魯惠仔細一看，果然是父親魯翔，此時也顧不得狄公在上，便奔下堂來，抱住大哭。魯翔見了兒子，也相抱而哭。狄公叫左右勸住，細問來歷。

魯翔備言前事，與昌期所述一般。又云：『儂智高查問被擄人口中有文人秀士及有職官員，即授偽爵。知縣不肯失身，改易名姓，甘為俘囚。』狄公道：『被擄不失身，具見有守。』又問：『有何機密事要說？』魯翔道：『儂賊戰敗，我軍獲其金甲於山澗之側，誤認彼已死。不知此賊解甲脫逃，現在大理府中，復謀為亂。知縣在賊中深知備細。今其降將，實知其事。』

大人可即用為鄉導，速除亂本，勿遺後患。』狄公聽了，回顧魯惠道：『果不出參軍所料。參軍真智士，而尊父實忠臣也！』遂傳令遣兵發將，星夜至大理府，務要追擒賊首儂智高。其降將姑免前此知而不首之罪，使為鄉導自贖。一面令昌期回柳州任所，將前所立魯翔墓碑仆倒；一面撥公館與魯翔父子安歇。

魯翔謝了狄公，與魯惠至公館。此時魯惠喜出望外，正是：樹欲靜而風忽寧，子欲養而親仍在。

終天悵恨一朝舒，數載哀情今日快。

當下家人吳成也叩頭稱賀。少頃，昌期也來賀喜，說起聯姻的事，魯翔歡喜拜謝。昌期別過，自回柳州任所去了。魯家父子相聚，各述別後之事。魯翔聞家鄉又寇警，不知家眷如何？

又聞幼子不育，楚娘出家，未免喜中一悵。

過了幾日，那發去大理府的兵將，果然追獲依智高解赴軍前。狄公斬其首級，馳送京師獻捷，表奏魯翔被擄不屈，更探得賊中情事來報，其功足錄；魯惠孝行可嘉，才識堪用。敘功本上，又高標昌期名字。不一日，聖旨倒下：狄青加昇樞密副使，班師回京；魯翔加三級，改選京府大守；魯惠賜進士第，除授中書舍人；昌期昇任山西指揮使。各准休沐一年，然後供職。

恩命既頒，狄公即擇日興師，恰有邸報報到：朝廷因貝州妖人未平，特命潞國公文彥博督師征討去了。狄公對魯翔道：『文潞公老成練達，旌旗所指，小丑必滅。賢喬梓與昌指揮使既奉旨休沐，可即同歸。返旆之日，潞公當已奏捷矣。』魯翔大喜，即與魯惠辭謝狄公，至柳州昌期任所，商議欲先教魯惠與月仙小姐成婚，以便同行。魯惠哭道：『母親存亡未卜，為子的豈忍先自婚娶！』魯翔見他孝思誠至，不忍強他。遂別了昌期，主僕三人起身先行。昌期領了家眷，隨後進發。魯翔等慢慢行至半途，早聞貝州妖賊被文潞公剿滅，河北一路已平，即趨程前進。魯惠此時巴不得一翅飛到貝州，看母親下落。

正是：

已喜父從天外得，還愁母向室中悲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石氏夫人自兒子去後，日夜懸望，不意妖人王則勾結妖黨，據城而叛。那王則原是州裡的衙役，因州官減兵糧，激變軍心，他便恃著妻子胡永兒、丈母聖姑姑的妖術，乘機作亂。據城之後，縱兵丁打糧三日，城中男婦，一時驚竄。

且喜這班妖人，都奉什麼天書道法的，凡係道觀，不許兵丁混入。因此男婦都望著道觀中躲避。那些道士道姑，又恐惹禍，認得的便留了幾個，不認得的一概推出。當下石氏值此大亂，只得棄了家業，與僮僕婦女輩一齊逃奔。恰遇兵丁沖過，石氏隨著眾人避入小巷。及至兵丁過了，回看僮婦輩都已失散。

獨自一個，一頭哭，一頭走，見有一般逃難的婦女說道：『前面女貞觀中可避。』石氏隨行逐隊，奔至觀前，只見個老道姑正在那裡關門。石氏先挨身而入，眾婦齊欲挨入。道姑嚷道：『我這裡躲的人多了，安著你們不下！』眾婦哪裡肯去。

道姑道不由分說，竟把門關上。只有石氏先挨在裡面，抵死不肯出去。道姑道：『你要住，也須問我觀主肯不肯？』石氏道：『我自去拜求你觀主。』便隨著老道姑走進法堂。果然先有許多避難的女人，東一堆西一簇地住著。法堂中間，有一少年美貌的道姑端坐在雲牀上，望之儼如仙子。石氏方欲上前叩求，仔細一看，呀！那道姑不是別人，卻就是成氏楚娘。原來此觀即清修院，楚娘自被石氏逼逐至此出家，眾道姑見她聰明能事，因遂推她為主，每事要請問她。不想石氏今日恰好避將入來，與她劈面相逢，好生慚愧。看官，你道當初石氏把她恁般逼逐，如今倒來相投，若楚娘是個沒器量的，就要做出許多報復的光景來了。哪曉楚娘溫厚性成，平日只感夫主之恩，公子之德，並不記夫人之怨。那日見石氏避難而來，忙下雲牀拜見，婉言問慰。石氏告以相投之意，楚娘欣然款留。石氏倒甚不過意。

有詞為證：

逢狹路，無生路，夫人此日心驚怖。舊仇若報命難全，追悔從前予太妒。求遮護，蒙遮護，何意賢卿不記過？冤家今變作恩人，服彼汪洋真大度！三日後，外面打糧的兵已定，觀中避難婦女漸皆歸去。石氏也想歸家，不料家中因沒人看守，竟被兵丁佔住，無家可歸。

親戚亦俱逃散，無可投奔。石氏號啕大哭。楚娘再三勸道：『夫人且住在此，安心靜待，不必過傷！』石氏感謝，權且住下。不意妖人聞各道觀俱容留閑人在內躲避，出示禁約。兵丁借此為由，不時敲門打戶的來查問。眾道姑怕事，都勸楚娘打發石氏出去。石氏十分著急，楚娘心生一計，教石氏換了道裝，也扮作道姑，掩人耳目。然雖如此，到底懷著鬼胎。卻喜妖母聖姑姑是極奉九天玄女的，一日偶從觀前經過，見有玄女聖像，下車瞻禮。因發告示一道，張掛觀門，不許閑人混擾。多虧這機緣，觀中沒人打攪，不但石氏得安心借住，連楚娘也得清淨焚修。正是：魔頭化作好星辰，霜雪叢中一線春。

豈是妖狐能護法，只因天相吉人身。

石氏借住觀中，並丈夫靈座亦設在觀中，日夕拜禱，願孩兒魯惠路途安穩，早得還鄉。楚娘亦不時禱告。直至五年之後，文潞公統兵前來，方滅了妖賊，恢復城池。破城之日，即出榜安民，城中安堵。此時石氏意欲歸家，奈房屋被亂兵作踐了幾年，甚費修理，婢僕又都散失，難以獨居。只得仍住觀中，候魯惠回來計議。

卻說魯家主僕三人，星夜趕回貝州。但見一路荒煙衰草，人跡甚稀，確是亂離後的景象，不勝傷感。到得家中，僅存敗壁頽垣，並沒個人影。欲向鄰里問信，亦無一人在者。魯惠見這光景，只道母親凶多吉少，放聲大哭。魯翔道：『且莫哭，你說楚娘在什麼道觀中出家，今不知還在否？若彼還在，必知我家消息，何不往問之！』魯惠依命，遂一齊奔至清修院來。

那日恰值下元令節，楚娘在觀中設齋薦薦夫主，正與石氏在靈座前拜祭。忽叩門聲甚急，老道姑開了門。魯翔先入，石氏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大叫道：『活鬼出現了！』舉步欲奔，卻早嚇倒在地。還是楚娘有些膽識，把手中拂子指著魯翔道：『老爺陰靈不

泯，當早生天界，不必白日現形，以示怪異。」魯翔道：「哪裡說起，我是活人。」隨後惠魯、吳成也到。魯惠見母親在此，方纔大喜，忙上前扶起道：「母親勿驚，孩兒在此。父親已生還。前日凶信，乃訛傳耳！」石氏與楚娘聽說，纔定了心神。四人相對大哭。哭罷，即撤去靈座，各訴別後之事，轉悲為喜。眾道姑莫不嘖嘖稱異。正是：只道陰魂顯聖，誰料真身復還。

豈比鶴歸華表，宛如鳳返丹山。

魯翔收拾住房，重買婢僕，多將金帛酬謝道姑，接取夫人歸家，並欲接楚娘回去。楚娘不肯道：「我今已入玄門，豈可復歸繡閣。」石氏道：「當初都是我不明道理，致你身入玄門。

五年以來，反蒙你許多看顧，使我愧悔無及。今日正該同享榮華，你若不肯同去，我又何顏獨歸！」魯翔道：「夫人既如此說，你不可推卻。」魯惠又再三敦請，楚娘方允諾，拜了神像，謝了道伴，改裝同歸。自此石氏厚待楚娘，不似前番妒忌了。

過了幾日，昌期家眷亦歸。魯翔擇吉行禮，迎娶月仙小姐與魯惠成婚。昌家奩具之豐，魯家花燭之盛，自不必說。合巹後，魯惠細觀仙姿，真個似玉如花。月仙見魯惠紫袍紗帽，神采煥發，比前身穿縞素、面帶愁容時，又大不同。二人你貪我悅，雙雙同入羅幃，枕邊敘起昔年題詩寫扇之事，愈相敬愛。

此夜恩情，十分美滿。正是：

歡聯雙玉，喜見三星。昔日重泉有淚，未暇求凰；今朝風樹無悲，欣然跨鳳。向者贈詩，已識天朝昇孝秀；茲焉應識。

果然帝裡達聲名。淑女主蘋蘩，慶與椿庭並永；佳人締蘿藦，樂偕萱樹俱深。枝稱連理正相宜，結綰同心真不爽。

不說魯惠夫妻恩愛，且說楚娘出家過了一番，今雖復歸，塵心已淨，凡事都看得恬淡了。只有亡兒魯意，時常動念。那裏屍剩下的半條白鳳裙，一向留著，每每對之墮淚。一日因昌家有人來問候小姐，說起昌期身邊有個寵婢懷孕，前夜已生一子，老夫婦兩個甚是歡喜。楚娘聞知，又觸動了思念亡兒的念頭，便取出那半條鳳裙來看了流涕。正悲傷間，適月仙進房來閑話，楚娘拭淚相迎。月仙一見此裙，即取來細細展玩，口中嗟呀不已，問道：「這半條裙是哪裡來的？」楚娘道：「原是我自穿的。七年前裂下半條，裹了亡兒去，留此半條以為記憶。」

月仙聽說，連聲道奇。楚娘道：「有何奇處？」月仙道：「我也有半條，恰好與此一樣的。」便叫丫鬟快去取來看。少頃取至，楚娘展開細看，好生驚訝。再把那半條來一配，恰正是一條。大驚道：「這分明就是我裹兒的，如何卻在小姐處？」月仙道：「便是有這些奇處！」楚娘道：「此必當日掩埋亡兒之時，被人偷此半裙去賣，因而宅上賣得！」月仙搖頭道：「我家買的，正不獨一裙！」楚娘道：「還有何物？」月仙沈吟半晌，問道：「當時小叔死了，拿去何處掩埋的？」楚娘道：「著吳成拿去義壇上掩埋的。」月仙道：「二娘可曾自去看埋？」楚娘道：「我那時生產未滿月，不便出門。大公子亦不忍去看，只著吳成送去。又值這日星辰不利，不曾埋，放在壇上人家屋後。明日去埋時，那壇上人已替我家埋好了。」月仙問道：「這壇上埋人的，可是叫劉二？」楚娘想了一想道：「記得當初吳成來回覆，正說是什麼劉二。小姐問他則什？」月仙聽罷，拍掌道：「奇哉，奇哉！如此說起來，莫非小叔竟不曾死！」

楚娘大驚道：「如何不曾死？」月仙道：「不瞞二娘說，我那幼弟似兒，實非我父母所生。當初母親未至爹爹任所之時，有個常來走動的趙婆，抱一個兩三月的小孩子來，說是義壇上人劉二所生，因無力養育，要賣與人。母親見他生得清秀，自己又無子，遂將錢十五貫買了，取名似兒，僱個乳娘領著，攜至爹爹任所。爹爹甚喜之，竟如親生一般。今年正是七歲，且自聰明可愛，這半條鳳裙就是裹那孩子來的。因我愛這鳳兒繡得好，故留我處。今裙既係二娘之物，孩子又從劉二處來，莫非我家的似兒就是你的親兒麼？」楚娘聽言，半信半疑道：「想劉二當初只為要偷這半條裙，故不等我家人去看埋，竟先埋了。

如今裙使是我的，孩子或者原是他的也未可知。」月仙道：「二娘勿疑，此子必非劉二所生！只看他相貌與我相公無二，若非兄弟，何相像至此。但不知既死如何復生？此中必更有故。

今只喚那劉二與趙婆來問，便知端的。」楚娘道：「說得是！」

遂把這話述向魯翔與夫人聽了，月仙也對魯惠說知，俱各驚異。

忙令吳成去喚劉二，月仙亦傳諭家人季信要喚那趙婆。次日，季信回覆：「趙婆已死。」吳成卻尋得劉二來。魯翔、魯惠細細問之，果然那昌家公子，就是魯家公子重活轉來的。

看官聽說：一個未滿月的孩子，出痘死了，如何又會活？

即使活了，那劉二怎不來魯衙報喜討賞，卻把去賣與人？原來其中有個緣故。凡痘花都要避風，偏有一種名『紫金痘』者，倒要透風。若透了些風，便漿滿氣足，不藥而愈，若只藏在暖房，風縫不透，反弄壞了。這種奇痘出的也少，就有出的，醫人也不識。昔有神醫叫做周廣，能識此痘，可惜不曾明白傳示後人，所以人多未曉。當日魯意出的，正是此種痘，被醫生誤事，只顧教他避風，弄得昏暈了去。倒虧這一昏暈，人只道他已死，把蒲包包了，拿去義壇上，又不便埋，放在劉二屋後，那時的風，卻也透得爽利了。到晚間，劉二忽聞屋後孩子哭聲，嚇了一跳，急呼老婆同去看，只見蒲包在那裡動。解開看時，那孩子已活。大家都道奇怪。劉二叫老婆抱起，正待要去報知魯衙，恰值他相識的趙媒婆走來，說知其故。趙婆說：「吾聞獸家大夫人妒忌，此兒是小夫人所生，原是要他死不要他活的。

今若抱去還他，不討得好，反斷送了孩子。不如瞞著魯家，待我替你另尋個好人家撫養去，倒賺得幾貫錢。」劉二依言，把孩子付老婆乳哺，一面將空蒲包埋了，瞞過吳成。隔了月餘，孩子痘花平復，越長得清秀了。趙婆曉得昌衙夫人無子，遂把此子仍用繡裙裹去，只說是劉二養的，賣與昌家，得錢十五貫，自取了五貫，把十貫與了劉二。後來趙婆已死，劉二也移居城外。

不想今日被吳成尋著，扯來見主人質問此事。劉二料瞞不過，只得把前後事情，備細說出。舉家歡詫。魯翔倒又把五貫錢，賞了劉二去。隨即取了這兩半幅裙，同著魯惠，往見昌期，備言前事。昌期驚嘆道：「死而復生，離而又合，千古奇事。

不意多見於君家父子兄弟之間，真可慶幸。」遂入內與夫人說知，呼似兒出堂拜見。

卻說這似兒年雖幼稚，性極穎悟，向並不知自己是螟蛉子。

近因昌期生了個幼兒，家人們私語道：「此纔是真公子，不是假公子了。」這句話落在似兒耳中，不覺驚疑，想道：「我既是假公子，我的真父母何在。」又想：「姐夫魯惠千里奔喪，卻遇生父。不知我亦有父母重逢之日否？」正疑想間，忽聞昌期叫他出去拜見親爹，又聞說姐夫的父親就是我的父親，大驚大喜，忙奔出堂，望著魯翔便拜。魯翔抱他起來，坐於膝上，仔細一看，果然與大兒魯惠面龐相像。魯惠向在昌衙時，曾見過似兒，無心中不道他與己同貌，今日細看，方知酷肖。

父子兄弟，意外重逢，好不歡喜。昌期設宴慶賀。宴罷，便叫把轎來送似兒歸去。魯翔道：「久蒙撫育，不忍遽去。今暫領歸拜母，仍當趨侍左右。」昌期笑道：「令郎久離膝下，今日正當珠還合浦，豈可復使鄭六生兒盛九當乎！」魯翔聽說也笑起來，遂命似兒拜謝了恩父恩母，領歸家中。楚娘見了，又喜又悲，一時哭笑都有。石氏也撫摩歡喜。月仙道：「二娘，你看他兄弟二人，可不是一般面貌麼？我昔年曾題一詞，末云：「疑是一爹娘，偶然拆雁行。」不想竟猜著了。」眾人聽說，盡皆稱異。正是：奇情種種，怪事咄咄。塚中非父，不難將李代桃；包內無兒，幻在以虛作實。偶然道著拆雁詞，猜得如神；忽地相遭半鳳裙，湊來恰一。瘦子就是姐姐，親外加親；姊丈竟是哥哥，戚上添戚。幼弟莫非小叔，月仙向本生疑；舅爺與我同胞，魯惠今纔省得。再來轉世未為奇，暗裡回生料不出。

當日大排喜筵，閤家稱賀。自此似兒仍名魯意，原常到昌家來往。

至明年，魯昌二家，各攜家眷赴任。魯翔做了三年官，即上表乞休，悠遊林下，訓課幼子。魯惠以狄公薦，累遷至龍圖閣待制，母妻俱膺封誥。魯意勤學孝弟，有阿兄之風，年十六即成進士，聯姻貴室，後來功名顯達。楚娘亦受榮封。昌期官至經略，以軍功子孫世襲指揮使，與魯家世為姻好。

這段話，親能見子之榮，子能侍親之老，孝子之情大慰。

《詩經南陔》之篇，乃孝子思養父母而作。其文偶闕，後來束皙曰雖有補亡之詩，然但補其文，未能補其情。今請以此補之，故名之曰『補陔闕』。